

（政治学幻想小说）

漫游历史和未来



17.7

福建人民出版社

漫游历史和未来 严家其 著

出 版：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 行：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 刷：福建教育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25 印张 43 千字

1980年3月第一版

198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40000

书号：7159·536

定价：0.18元

前 言

这里搜集了两篇哲学社会科学幻想小说，一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另一篇阐述“国家政体”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访问者乘上了能作跨越时代飞行的飞艇，来到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

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宗教是不允许随意幻想的。维克多·雨果说过：“从宗教上说，幻想就是异端。”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在科学面前，我们可以插上幻想的翅膀，去作跨越时代的飞行，去会见历史上的和未来的人物，去参与历史事件……然而，一般来说（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之类的作品也许是例外），自然科学的幻想小说要求它所幻想的东西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变成现实。但在这里，幻想只是幻想，任何人都不可能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回到过去和踏入未来……实际上，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只是企图通过幻想小说的文学形式向读者介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某些基

础理论知识而已。

这两篇文章曾经在《光明日报》和《新时期》杂志上发表过。这次辑印成书时，作了某些增补和修改，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和注释，题目也改动了。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严 家 其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80年1月25日

目 录

三个“法庭”（哲学幻想小说）

来到罗马宗教法庭——第一次审讯——“严厉审判”
——伽利略的自白和宗教法庭的真理；离开罗马飞往佛
尔纳——狄德罗向我介绍伏尔泰——罗可可式客厅中的
“哲学谈话”——我觉得枉跑了一次佛尔纳；解开了
“理性法庭”之谜——龙潭湖的美妙景色——和法官讨
论现代“宗教法庭”——步曙明的总结报告——飞回二
十世纪的北京

三种政体（政治学幻想小说）

在北京—巴黎的航程上——奇遇萨尔隆——在凡尔赛
宫拜会路易十四——萨尔隆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抨击——
步曙明的被捕和获释——不辞而别；“时间航程”的奇
迹——牛津街的政治聚会——出航荷兰——英国的“光
荣革命”——“考夫曼事件”——立宪政体的确立；
飞越“百慕大三角”——伊迪丝小姐前来欢迎我们——
“社会共和大厦”的辩论会——和布鲁斯的交谈——全
民投票日——“跨入八十年代”报告会

三 个 “法 庭”

（哲学幻想小说）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晚上，我正在护国寺人民剧院观看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突然，舞台右侧的墙上出现了幻灯字幕，要我立即返回编辑部。何来如此紧急任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赶回编辑部一问，出乎意料，原来是《光明日报》社同国际时空航行局刚刚达成一项协议，要安排一次“历史和未来的考察飞行”。总编辑兴奋地告诉我：国际时空航行局的电脑显示：关于真理问题，有三个“法庭”，一个是十七世纪封建时代意大利的“宗教法庭”，一个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法国的“理性法庭”，一个是二十一世纪初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实践法庭”，为了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决定派你参加这次“考察飞行”，访问这三个“法庭”，明天就要起程，你得连夜做好必要的准备。听着总编辑布置的任务，我特别高兴，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有幸见到几个世纪前和未来年代的真实情况，这是多么令人神往！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四日下午三时二十分，我登上了能作跨越时代飞行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飞艇——R-1001巨型飞艇，踏上了这次考察飞行的航程。

(一)

来到罗马宗教法庭

一六三三年二月下旬的一个阴沉的下午，R—1001型飞艇降落在罗马台伯河右岸、离梵蒂冈宫不远的一个狭小的空地上。当我走下飞艇，看着那古老的罗马城堡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从梵蒂冈宫那边急驶来一辆六轮马车，原来是教皇乌尔班八世的顾问狄萨路斯奉命来迎接我。狄萨路斯陪着我坐上马车，飞驶过罗马的泰倍尔诺街，穿过了当年烧死布鲁诺的鲜花广场，最后来到了帕拉丁山的山脚下。一条修得很好的路，蜿蜒曲折地从一丛丛百年古树的林子里一直通到莫尔西亚山谷的尽头，在这里，耸立着一座阴森森的古堡：闻名世界的宗教法庭——罗马世界异端法庭。

狄萨路斯把我领进了一个极为华丽的大厅。不一会儿，一个大腹便便的、身穿法官制服的人走了进来，狄萨路斯指着向我走来的法官说：“这就是宗教法庭的枢机主教格鲁利法官。”接着又对着主教说：“主教大人，这位就是来自于未来世纪的《光明日报》的记者先生。”格鲁利主教说：“阁下，我代表罗马世界异端法庭全体法官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这几天正忙于一桩重要的宗教案件的审讯工作，您好好休息一下，欢迎您旁听审讯。有关我们法庭的情况，狄萨路斯顾问可以向您作介绍。”

格鲁利主教走后，狄萨路斯向我介绍了异端法庭的一些重要情况。

原来，异端法庭最早是教皇洪诺留三世（公元一二一六年——一二二七年任教皇）在一二二〇年下令由多明我会

和方济各会①修道僧建立的。教皇格列哥里九世（公元一二二七年——一二四一年任教皇）继位后，异端法庭在意大利各地普遍建立起来了。异端法庭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它可以随意把教会所不喜欢的人关进监狱。有一种叫“鳄鱼坑”的暗牢，囚徒一关进去就被脚镣紧紧锁住，整日泡在齐腰深的冰冷而恶臭的烂泥里，永远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黎明还是黄昏。异端法庭还有非常严酷的审讯条例：在法庭上，被告人不能知悉控告人、见证人的姓名；有两人作证，控告即成立；被告人如不承认“罪行”，就必须反复用刑拷问；被告可以不经审判即行处死；承认异端罪行，表示悔改，则判处终身监禁；被告认罪之后，如又否认，即不再审讯，予以烧死。

狄萨路斯对我说：“您刚才来我们古堡的路上，那个耸立着一个巨型十字架的广场，就是三十三年前我们法庭烧死最顽固的一位异端分子乔尔丹诺·布鲁诺②的鲜花广场。”狄萨路斯接着说：“布鲁诺虽然从十岁起就进了修道院，很早就成了多明我会的修士。但是，他竟然不顾我们神圣教会的禁令，经常阅读“禁书目录”③中的禁书，发表一系列攻击教会的言论。后来，他脱掉袈裟，逃出意大利，在瑞士、英国和法国继续散布异端言论。他比哥白尼还要坏，竟说什么宇宙是无限的，整个宇宙没有中心。后来，他起了思乡之念，回到了意大利。当他刚踏上威尼斯土地，我们就把他捉住了。在他被捕的七年时间里，我们希望他能认罪，但他却更放肆地攻击我们神圣的教会和信仰。为了捍卫我们神圣的信仰，我们不得不把他当众烧死。三十三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又面对一起象布鲁诺一样严重的异端案件。明天下午三时，格鲁利主教将出庭主持审讯，您可以亲眼看到我们法庭的审讯情形。”

第一次审讯

第二天下午，当古堡的钟楼发出了三下震耳欲聋的响声后，格鲁利主教用低沉的声音宣布：现在正式开始审讯。

审讯室是一个阴暗的厅堂，仅从厅堂高处几个狭小的窗户中透进光线。法官席上共有十二张高过头顶的靠椅，除格鲁利主教外，还坐着九位主教。法官席最左边的一个座位空着，我则坐在右边的最后一个座位上。旁听席上鸦雀无声，早已坐满了人。一个个主教那种死板、狡诈、残酷和冷淡的面容，使整个法庭笼罩着一片阴森死寂的气氛。被告席上，站着一位年已七旬的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身旁，站立着两名身穿黑色斗篷的卫士。法庭的一角，燃烧着一盆熊熊的炭火，使火盆前的一个十字架不时地反射出一种奇异的亮光。十字架微微晃动，它那长长的黑影正落在被告席上。老人侧着脸，凝视着黑影的颤动。面对此情此景，我脑子里闪现着布鲁诺和被处火刑的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④的影子。

当格鲁利主教宣布开庭，老人环视了一下法庭。他那银发罩住的苍白衰老的脸上，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炯炯发光，显示了无限的智慧。当我定神看清这位老人时，不觉大吃一惊，心中顿时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惶惑不安的感觉。原来，被告席上站立的老人不是别人，而是意大利的一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伽利略。正当意大利人民纵情欢呼他的伟大科学成就时，他却因为科学触犯了圣经而被传到宗教法庭上受审。

格鲁利主教故作地、斯理慢条地说：“尊敬的伽利略阁下，十七年前，您曾发誓不再宣传违背圣经的哥白尼学说，然而，您竟在去年用意大利文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一本叫什么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著作。您在这本书里，居然称赞哥白尼的才智‘远胜于托勒密’，居然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还在不停地绕太阳转动。您这些谬说损害了神圣的信仰，引导人们推断出圣经的虚妄！”格鲁利主教用烧死胡司和布鲁诺的先例来警告伽利略，“您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的过去，想一想您未来的命运吧！对您这样的学者来说，悔过的大道也是畅通的。我们神圣的教会永远会帮助误入歧途的人找到这条大道的。”

伽利略从容不迫地申辩道：“神圣法庭的各位枢机主教大人：我在《对话》那本书里始终没有赞同过哥白尼的说法。你们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只是赞同哥白尼学说的萨尔维阿蒂和赞同托勒密学说的辛普利邱之间的对话。我本人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下一种结论，而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已明确指出，哥白尼的学说不过是一种假说，用不着把它当作一回事。”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法官洛唐松主教顿时勃然大怒，他旁若无人，站起来时猛烈地撞击着我的靠椅，眼睛中射出了凶残的光芒。他高声地对伽利略嚷道：“辛普利邱在你笔下是一位亚里士多德⑤的注释家，他同我们的教皇乌尔班八世一样，非常崇拜亚里士多德。你的全部对话，一直是把辛普利邱当作一位傻瓜，拿他来开玩笑！你这种做法，不仅是妄想动摇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信仰，而且简直是拿我们神圣的教皇开玩笑！你应当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攻击教皇和亵渎圣经的罪行，公开地谴责自己的著作，公开表示悔改！”

伽利略缓慢地仰起头，用他能穿透一切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法官席。他那逼人的眼神象两把利剑刺进法官们的胸膛。我的心虽然是站在伽利略一边的，但由于坐在法官席上，

在他那目光之下也如坐针毡，恨不能立即离开我的坐位。伽利略用低回的声音缓缓地说：“尊敬的审判官先生们，请允许我说几句话。说我贬低、攻击亚里士多德是没有根据的，我从来都赞成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还精心研究过他的著作。我只是在《对话》一书中责备那些使自己完全沦为亚里士多德奴隶的人，他们不管亚里士多德讲什么都盲目地赞成，把他的话一律当作绝对不能违抗的神旨，而不去深究它的根据。那种坏学风发展起来，一定会扼杀科学研究的自由！”

洛唐松主教见伽利略竟敢在法庭上议论“思想自由”，声色俱厉地说：“伽利略先生，我郑重地提请你注意，不要打着‘科学研究自由’的幌子来攻击神圣的教会和信仰。要知道，宗教就是思想自由！只要在基督教教义划定的范围内，人类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才智；只要同既定的真理没有矛盾，人类的理性可以随意地解释一切。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何等渊博！难道不是思想自由的例证吗？”

“严 厉 审 判”

由于伽利略拒不认罪，第一次审讯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讯。经过三个月的摧残折磨，伽利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面容憔悴、精神恍惚，连站立片刻的力气也没有了。六月下旬的一天，教皇乌尔班八世亲自决定，对伽利略进行“严厉审判”。法庭对伽利略施展了一种叫“维里亚”（“不眠”之意）的刑罚。刑讯不间断地整整继续了数十个小时。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法官每四小时换一次，却不容许伽利略有一分钟合上眼睛，刑手还把各种刑具拿出来，向伽利略讲述了每一种刑具的用途和用刑后可

怕的后果。在宗教法庭残酷的刑讯面前，伽利略最后屈服了，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格鲁利主教带着得意的神情宣布收庭。

伽利略的自白和宗教法庭的真理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古堡的钟声敲了五下，或许是由于雨前空气湿度太大，空气流动太慢的缘故，钟声竟低沉沙哑得发起颤来。

伽利略照例站立在法庭被告席的十字架的黑影中。

伽利略双手捧着圣经，上面放着自白书，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念道：“我，伽利略，发誓放弃我曾讲述过的那个学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是转动的。我发誓，真心地、虔诚地诅咒我所有的过失和异端学说，以及任何反对神圣教会的观点。”

接着，格鲁利主教拖长声音宣读对伽利略的“审判词”：

“伽利略坚持並宣传哥白尼的‘太阳静止在宇宙中心’和‘大地昼夜运行’的谬说，是对圣经和教会的严重的诬蔑和攻击。本神圣法庭为了阻止引起神圣的信仰遭受毁灭和愈益扩大的混乱和毒害，根据教皇和最高世界异端法庭各位枢机主教的命令，由鉴定者神学家对伽利略所宣传的哥白尼的两个原理进行审查。审查结果认为，这两个原理和圣经上所说的相矛盾⑥，因而，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神学上是异端的。为了处分伽利略这样严重和有害的错误和罪过，我们宣布，禁止《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发行和流传，判处暂时把伽利略正式关入监狱内，並规定伽利略在三年内每周必须唱七个忏悔的圣歌一次。”

“审判词”读完，伽利略用抖动着的右手在上面签了字。当我走近伽利略身旁时，我听到伽利略轻声地自言自语：“但是，地球仍在转动！”

宗教法庭的审判过程使我十分震惊。象我这样一个来自二十世纪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真理并不在宗教法庭那些枢机主教一边，而在伽利略一边。但是在猖獗的宗教反动势力面前，真理被宗教扼杀了，科学向神学屈服了。当我迈步走出法庭的时候，我才猛然地看到法庭大门上部的石板上，雕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二)

离开罗马飞往佛尔纳

罗马宗教法庭的野蛮行径使我久久不能入睡。当我沉睡下去时，伽利略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我的梦境……第二天一醒来，我望着窗外犹如长矛一般直刺云霄的尖塔和挂在室内深褐色墙壁上乌尔班八世的画像，觉得宗教专制主义的污浊空气快要把我窒息了，我决定赶快离开罗马。我告辞了教皇顾问狄萨路斯和格鲁利主教，乘上了国际航空局的 R—1001 型飞艇，来到了法国和瑞士边境上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城——佛尔纳。

罗马和佛尔纳相距不到一千公里。如果我们今天乘超音速飞机，一般几十分钟即可到达，然而，对 R—1001 飞艇来说，它不仅要走过平常近一千公里的“空间航程”，而且要跨越一百二十二年的“时间航程”，尽管飞艇以难以想象的高速飞行，飞艇仍飞行了整整三个小时。当我来到佛尔纳

时，已是一七五五年的暮春季节了。

国际航空局的“电脑”系统告诉我：要访问“理性法庭”，不能到法国首都巴黎，应当到佛尔纳。在一七五五年的佛尔纳，不仅有一幢宏伟庄严的宫殿式的建筑——“理性法庭”，而且在那里聚集着许多著名的“理性法庭”的大法官，为首的是年已六十一岁的伏尔泰，此外还有狄德罗⑧、卢梭⑨等人。就在这一年，德高望重的孟德斯鸠⑩男爵也应伏尔泰的邀请来到了佛尔纳（孟德斯鸠乘的是MR型飞艇来佛尔纳的，这种飞艇可以把历史人物接到过去、现在或未来进行考察飞行）。所以，我决定在佛尔纳作一次短暂的逗留，为《光明日报》采访一下法国“理性法庭”的情况。

狄德罗向我介绍伏尔泰

飞艇在佛尔纳着落后，我刚踏上飞艇的舷梯，狄德罗就迎了上来，同我热情拥抱。陪同狄德罗前来的还有两名风度翩翩的人物。他们是闻名全法国的优秀演员克勒隆和勒甘。我一一同他们握了手。由于停机场和伏尔泰住所之间都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我们只得漫步前往。

一路上，我们愉快地交谈。狄德罗告诉我不少关于伏尔泰的情况。六年前，伏尔泰的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不幸去世，当他正沉浸在悲痛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⑪热情地邀伏尔泰长期居留在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在邀请信中称颂伏尔泰是“知识渊博的老师”和“品德高尚的朋友”，并表示，伏尔泰在普鲁士“一定会受到高度的尊敬和器重”。伏尔泰接到邀请信后说：“文学和艺术从来都要顺从国王的心意，作家们的使命是向国王献媚，然而，腓特烈国王却无微不至

地献媚于我。我一定要到普鲁士去！”但是，普鲁士并不是一个光明的国家，那里的专制制度比法国更残酷，政治更黑暗。很快，伏尔泰就对腓特烈二世完全失望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长出版了一本充满着愚昧和迷信的书，竟要求普鲁士以至全世界对它所提出的滑稽可笑方案加以注意。伏尔泰看到普鲁士的蒙昧主义如此猖獗，立即挥笔，在一本小册子中尽情地嘲笑了这位柏林科学院院长的无知和狂妄。伏尔泰使普鲁士官方科学院院长丑名远扬。腓特烈知道后，大发雷霆，伏尔泰的著作被焚毁了。这时，伏尔泰愤然离开了普鲁士，在佛尔纳购买了一块地产和一幢宫殿式的房屋，准备在这儿度过他的晚年。

说着说着，已经来到伏尔泰“宫殿”的近旁。这是一个多么清幽的所在！“宫殿”背面靠山，山上树木参天，红玫瑰花丛绕着通向山顶的石阶盘旋而上。“宫殿”的一侧，一条从山背后流过来的小溪不时地把水注入一个清澈见底的湖中。“宫殿”的正前方，是一个天然喷泉，上面爬满了碧绿的蔓藤，喷泉的四周，种满了奇花异卉。当我从阴沉压抑的罗马宗教法庭来到这馥郁芬芳赏心悦目的地方，顿感心旷神怡。

罗可可式客厅中的“哲学谈话”

在佛尔纳，我休息了两天。整日优游于山水、园林、台榭之间，沐浴着山城温暖的阳光，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妙景色。第三天，狄德罗告诉我说，让我下午参加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一次“哲学谈话”。这一天，狄德罗把我引到一个罗可可式^⑫的香气细缛的大客厅中。我们进去时，伏尔泰和卢梭正辩论得面红耳赤。我的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辩

论。狄德罗给双方一一作了介绍，我就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间的空位上坐了下来。伏尔泰要我谈谈在意大利的见闻。

我谈完一百多年前罗马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情况后，伏尔泰愤怒地站了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庄严宏亮的声音说：“一个多世纪前在意大利迫害伽利略的宗教暴行，至今在我们法国仍到处存在！自从‘圣处女’玛利亚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后，请问，有那一天没有人不因他而被杀？！”伏尔泰谈了他不久前所亲眼见到的一个对让·卡拉这样一个人的宗教迫害事件，他说：“什么天主教！这是一个抱有自私自利目的的大骗局！让·卡拉是一个天主教的虔诚信徒，就是因为教区神甫霸占他女儿的阴谋未能得逞，神甫就借他儿子因逼债自杀一事用卑鄙的谣言来中伤他，说让·卡拉的儿子不是自杀，是让·卡拉因儿子打算违背他的意志去改信天主教而将儿子处死的。这样，儿子成了神圣的殉道者，而父亲则作为叛教者被车裂焚尸。这样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天主教正是由这样一些狡猾的神甫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和害人的罗网。”

狄德罗插话说：“是的！人们用来支持宗教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违背我们理性的。宗教是用最可疑的事情来证明最不可信的东西。我们要用让·卡拉、伽利略和布鲁诺这样的事情来揭开宗教狂热的血淋淋的场面，要使宗教狂热的人们感到耻辱；要向人民揭露，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从事欺骗的传道者会带来何等深重的灾难！”

伏尔泰从激动中平静了下来。他穿着一件玫瑰红的外衣，一直垂到膝盖，修剪得很美观的髻曲的长发衬托着他那平静时显得充满智慧的面容，使人不由觉得他真是人类“理性”的“化身”。他接着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我愿把布鲁

诺和让·卡拉的鲜血渗在大家眼前，我愿举起英雄们的旗帜在人们头上飘扬。啊！宗教啊！这是我们社会上一切罪恶、祸害和人民穷困的根源！让我们高举起理性的明灯，驱散宗教所散布的黑暗吧！让我们用理性的力量来消除我们社会上无穷无尽的灾难吧！”

伏尔泰话音未落，年迈的孟德斯鸠男爵高声说：“不！不对！法国的贫困和混乱并不能归结为宗教和宗教狂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考察法国社会贫困和混乱的原因。我觉得，宗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法国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法国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时代，已经同一个多世纪前的伽利略时代不同了。宗教虽然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宗教并没有主宰一切；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却影响着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在我们法国，人民毫无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国王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掌握全部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你看我们的国王路易十五，整天沉溺于凡尔赛宫廷中荒淫奢靡的生活，他说他这辈子能当上国王，已经足够了。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他随心所欲，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国家大事视同儿戏。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法国推上对外战争的道路，为了波兰的王位继承，同奥地利和俄国打了一仗^⑬；为了奥地利的帝位继承，联合普鲁士同英国作战^⑭，我们耗尽了金钱和兵力，一无所获。你们看，路易十五又在准备新的战争了，普鲁士将成为我们新的敌人^⑮。连年的战争和灾荒，人民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对这一切灾难，国王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孟德斯鸠喝了几口咖啡接着说：“在我们法国，国王的话既然就是法律，法国还有什么法律可言？！我到外省走了一圈，各地都按自己的习惯法行事。由于法官